

晉書

4838

4838

晉書

唐房玄齡等撰

第一卷
一至卷一〇（紀）
冊

中華書局

晉 書

(全十冊)

〔唐〕房玄齡等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裝

*

850×1168 毫米 1/32·106⁹/₁₆ 印張·1880 千字
1974 年 11 月第 1 版 197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640 定價：10.10 元

出版說明

一

《晉書》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唐房玄齡等撰。它的敘事從司馬懿開始，到劉裕取代東晉爲止，記載了西晉和東晉封建王朝的興亡史，並用「載記」形式，兼敘了割據政權「十六國」的事蹟。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後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爲監修，其餘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御撰」。

唐代以前寫成的晉史有二十多種，在唐初，除沈約、鄭忠、庾銑三家《晉書》已亡佚外，其餘都還存在，當時認爲「制作雖多，未能盡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詔重修。在修撰《晉書》

時所能見到的晉代文獻，除上述專史外，還有大量的詔令、儀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擇的資料應當說是很豐富的。但該史編撰者只用臧榮緒《晉書》作爲藍本，並兼採筆記小說的記載，稍加增飾。對於其他各家的晉史和有關史料，雖然也曾參考過，卻沒有充分利用和認真加以選擇考核。因此成書之後，即受到當代人的指責，認爲它「好採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艷，不求篤實」。劉知幾在《史通》裏也批評它不重視史料的甄別去取，只追求文字的華麗。

二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爲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爲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爲借鑑。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着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一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

炎)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一些現象。

《晉書》成於衆手，它的觀點並不統一。就全書而論，史官們並沒有完全貫徹李世民的意圖。況且編撰者當中，有不少是反動儒生、無識文士，他們主要不是從總結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着眼，而是企圖用宣揚儒家倫理綱常的手段來「敦勵風俗」，爲鞏固封建統治服務。於是突出孝道，成爲《晉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史官在類傳中設立了「孝友」的名目，網羅了一批所謂「孝悌名流」，給他們樹碑立傳。《孝友傳·序》開宗明義地說，「大矣哉，孝之爲德也」，「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採其遺絢，足厲澆風」。這裏明確提出了他們立傳的目的。其實本書鼓吹孝行，決不限於《孝友傳》一卷，在其他列傳裏，也無不千方百計地在這一問題上大做文章。如《王祥傳》刻意描寫他的臥冰得鯉，黃雀入幙，《吳猛傳》竭力渲染他「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本書吹捧的「孝悌名流」，有些被後世的反動統治者奉爲「孝子」的典型，甚至列入《二十四孝圖》，流毒很廣。

除宣揚孝行而外，多記鬼神怪異、因果報應，也是《晉書》的特點。這決不單純是爲了獵奇或「以廣異聞」，其中許多故事，顯然是有意識地在鼓吹宿命論觀點。除在《郭璞傳》全篇充滿宿命論以外，其他各篇也屢見不鮮。如《劉聰載記》說，聰子約死而復甦，對人說曾見到已死的劉淵，他正在做蒙珠離國的君主。劉淵預言，三年後劉聰將死，一個遮須夷國國主的位置正等待他去填補。作者企圖通過這段鬼話來告誡人們，人生的窮通壽夭莫非命定，比如劉聰，他在人間的政治地位和壽數，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而作爲一個統治者，不僅活着的時候可以稱王稱帝，即使死後到另一「世界」裏，仍然有他的特殊地位，與衆不同。又如《阮瞻傳》，前面明明說他「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結尾却偏要捏造出一個鬼來把他嚇死。在史論中，也公開宣揚因果報應，如《良吏·鄧攸傳》的史論說，「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編撰者的反動觀點暴露無遺。

孝道和宿命論，是作者爲了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而使用的兩種反動手法，它們是相互補充，相互爲用的。作者在鼓吹孝行的同時，往往就和因果報應緊密聯系在一起，如《孝友傳》裏的何琦，即因「孝心」的「精誠所感」，使他避免了一場火災。類似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總之，作者是在販賣這樣一條反動邏輯：由於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只能「安分守己」，不應當有任何「非分」之想；除「安分」之外，如果還能奉行儒家的

一套倫理綱常，特別是「孝悌之道」，那麼「天」就會「降福」，使你得到一些額外的好處。史官們就是妄圖用這種反動伎倆來愚弄人民，麻痹人民的鬥志，以達到所謂「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局面。

「孝」作爲一種道德標準，從它出現之日起就是爲反動階級服務的。孔丘及其門徒，就是「孝悌之道」的狂熱吹鼓手，其根本目的是妄圖實現「克己復禮」的反革命復辟綱領。戰國末期，大商業奴隸主、儒家的代表人物呂不韋也瘋狂叫嚷「務本莫貴於孝」，以反對商鞅所推行的以農爲本的耕戰政策，陰謀顛覆新興的地主階級專政。當地主階級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它和農民的矛盾激化之後，反動統治者又乞靈於「孝道」，作爲束縛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看一看「孝道」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就不難發現它的反動本質。當然，無論是單獨宣揚孝道，或把孝道與其他反動觀點結合在一起，都不可能達到鞏固反動統治的目的。晉代的歷史，就對於《晉書》作者自欺欺人的諷言作了無情的駁斥。儘管晉王朝的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晉朝又是孝子成堆的時代，却並沒有能挽救它的滅亡命運。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歷史是按照這一規律來發展的，反動統治者及其御用史學家，無論玩弄什麼手段，永遠也改變不了歷史的規律，永遠也阻擋不住歷史的

前進。

三

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說，《晉書》也存在不少問題，前後矛盾，失去照應，敘事錯誤，疏漏之處，指不勝屈。如《馮統傳》說「統兄恢，自有傳」，《殷顗傳》說「弟仲文、叔獻，別有傳」，而實際上並沒有《馮恢傳》和《殷叔獻傳》。《李重傳》說「重議之，見《百官志》」，其實本書沒有《百官志》，只有《職官志》，其中不載李重奏議。《司馬彪傳》說「語在《郊祀志》」，實際上本書沒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見於《禮志》。又如《地理志》僅詳於西晉的情況，永嘉以後到東晉時代的建置和演變則非常簡略，對於僑置郡縣也不加區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敘事中人名、地名、官職、時間、地點的錯誤和歧異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記裏已經指出，這裏不再詳舉。

雖然這部書從觀點到史料都有一系列的問題，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諸家《晉書》已經失傳，它還是我們今天研究兩晉歷史的一部主要參考書，包含了不少可供我們利用的資料。如東晉末年孫恩、盧循所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儘管作者有嚴重歪曲，史實也有遺漏，但本傳中還是記述了起義的概況。對於晉朝統治者的貪鄙無恥，本書也有所揭露。如《劉毅

傳》，反映了開國皇帝的出賣官職。《武帝紀》和愍懷太子、何曾、任愷、會稽王道子等傳，記載了從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圖，驕奢淫逸。在《石崇傳》裏，我們還可以看到身為荊州刺史的石崇竟公開搶劫，因而成為巨富，擁有水碓三十餘區，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傳》，可以看到「園田水堆，周偏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的貪婪醜態。《文苑·王沈傳》中的《釋時論》和《隱逸·魯褒傳》中的《錢神論》，則把當時統治階級無耻鑽營、貪財好利的醜惡本性，作了淋漓盡致的諷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刑法志》保存了先秦法家李悝《法經》的片段，為我們研究李悝思想提供了重要綫索；《食貨志》從三國時代敘起，大體彌補了《三國志》無志的缺憾；《律曆志》所記幾種曆法，是我國科學史上的重要資料；因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已經亡佚，三十卷《載記》成為了解十六國漢族、少數族之間的階級鬥爭、民族鬥爭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對於這些資料，我們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加以分析，就能把歷史事實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

四

我們這次點校，以金陵書局本為工作本，與宋本（即百衲本）、清武英殿本互校，並參考

了元二十二字本（即元大德九路刊本）、明南北監本、吳本（即吳琯西爽堂本）、周本（即周若年刊本）、毛本（即毛晉汲古閣本）。文字歧異，擇善而從，不出校記。但各本皆誤，唯一二本爲是的，仍作說明。

前人成果，利用較多的有張燾《讀史舉正》、盧文弨《羣書拾補》、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及《諸史拾遺》、洪頤煊《諸史考異》、勞格《晉書校勘記》、李慈銘《晉書札記》、周家祿《晉書校勘記》、丁國鈞《晉書校文》、張森楷和張元濟的《晉書校勘記》（這兩種都是未刊稿）以及吳仕鑑《晉書斟注》等。此外，還參閱了《三國志》、《宋書》、《魏書》、《南史》、《華陽國志》、《建康實錄》、《通典》、《通志》、《資治通鑑》以及《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校正了有關部分。書中的避諱字，天干「丙」字，唐人諱改爲「景」，現一律改回。其他避諱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現時寫出校記。

全書總目，爲便於檢閱，加以重編。《晉書音義》三卷，唐代何超撰，對閱讀《晉書》有一些參考價值，今與《修晉書詔》一併附於書後。

限於水平，錯誤一定存在，望讀者隨時指正，以便重印時修改。

晉書目錄

卷一 帝紀第一

高祖宣帝懿 一

卷二 帝紀第二

世宗景帝師 二五

太祖文帝昭 三三

卷三 帝紀第三

世祖武帝炎 四九

卷四 帝紀第四

孝惠帝衷 八九

卷五 帝紀第五

孝懷帝熾 二五

孝愍帝鄴 二五

卷六 帝紀第六

中宗元帝睿 一四三

肅宗明帝紹 一五

卷七 帝紀第七

顯宗成帝衍 一六九

康帝岳 一八四

卷八 帝紀第八

孝宗穆帝聃 一九一

哀帝丕 二〇五

廢帝海西公奕 二二〇

卷九 帝紀第九

太宗簡文帝昱 二二九

孝武帝曜 二三四

卷十 帝紀第十

安帝 德宗 二四九

恭帝 德文 二六七

卷十一 志第一

天文上 二七七

卷十二 志第二

天文中 三二七

卷十三 志第三

天文下 三六二

卷十四 志第四

地理上 四〇五

卷十五 志第五

地理下 四四九

卷十六 志第六

律曆上 四七三

卷十七 志第七

律曆中 四九七

卷十八 志第八

律曆下 五三五

卷十九 志第九

禮上 五七九

卷二十 志第十

禮中 六一三

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禮下 六四九

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上 六七五

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樂下 六九七

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職官 七三

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輿服 七五

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食貨 七九

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上 七九

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八三

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八七

卷三十 志第二十

刑法 九五

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九四七

宣穆張皇后 九四八

景懷夏侯皇后 九四九

景獻羊皇后 九四九

文明王皇后 九五〇

武元楊皇后 九五三

武悼楊皇后 九五四

左貴嬪 九五七

胡貴嬪 九六二

諸葛夫人 九六三

惠賈皇后 九六三

惠羊皇后 九六六

謝夫人 九六八

懷王皇太后 九六八

元夏侯太妃 九六八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九七一
元敬虞皇后	九七一
荀豫章君	九七三
明穆庾皇后	九七三
成恭杜皇后	九七三
章周太妃	九七四
康獻褚皇后	九七四
穆章何皇后	九七七
哀靖王皇后	九七八
廢帝孝庾皇后	九七八
簡文宣鄭太后	九七九
簡文順王皇后	九八〇
孝武文李太后	九八一
孝武定王皇后	九八三

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安德陳太后	九八三
安僖王皇后	九八三
恭思褚皇后	九八四
王祥	九八七
弟覽	九九〇
鄭冲	九九一
何曾	九九四
子劭	九九八
遵 子嵩 綏 機 羨	九九九
石苞	一〇〇〇
子崇	一〇〇四
歐陽建	一〇〇九
孫鑠	一〇〇九

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羊祐……………一〇三

杜預……………一〇五

子錫……………一〇三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陳騫……………一〇五

子輿……………一〇七

裴秀……………一〇七

子頤……………一〇一

秀從弟楷……………一〇七

楷子憲……………一〇〇

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衛瓘……………一〇五

子恒……………一〇一

孫操……………一〇六

玠……………一〇七

恒族弟展……………一〇六

張華……………一〇六

子禕……………一〇七

韙……………一〇七

劉卞……………一〇七

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宗室……………一〇一

安平獻王孚……………一〇一

子邕……………一〇五

邕弟義陽成王望……………一〇五

望子河間平王洪……………一〇七

洪子威……………一〇八

洪弟隨穆王整……………一〇八

整弟竟陵王楸……………一〇八

望弟太原成王輔……………一〇九

輔弟翼		一〇九〇
翼弟下邳獻王晃		一〇九〇
晃弟太原烈王瓌		一〇九一
瓌弟高陽元王珪		一〇九一
珪弟常山孝王衡		一〇九二
衡弟沛順王景		一〇九二
彭城穆王權		一〇九二
曾孫紘		一〇九三
紘子俊		一〇九四
高密文獻王泰		一〇九四
子孝王略		一〇九五
略兄新蔡武哀王騰		一〇九六
騰子莊王確		一〇九七
略弟南陽王模		一〇九七
模子保		一〇九八

范陽康王綏		一〇九八
子虓		一〇九八
濟南惠王遂		一〇九八
曾孫勳		一〇九八
譙剛王遜		一〇九八
子閔王承		一〇九八
承子烈王無忌		一〇九八
無忌子敬王恬		一〇九八
恬子忠王尚之		一〇九八
尚之弟恢之		一〇九八
休之		一〇九八
允之		一〇九八
韓延之		一〇九八
恬弟愔		一〇九八
高陽王睦		一〇九八